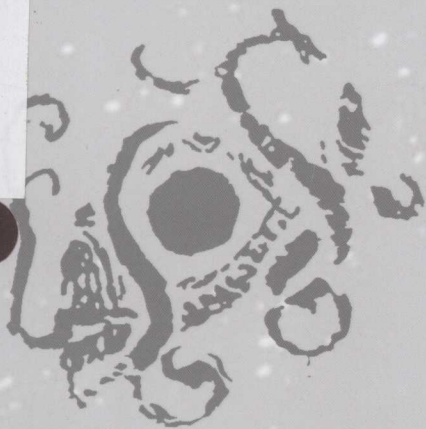


新编白话中国通俗历史演义

清史演义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蔡东藩著 澎湃编



014005954

I246.43
26



清史演义

QINGSHIYANYI

新编白话中国通俗历史演义

蔡东藩著 彭湃编
中国文史出版社

I246.43
26



北航

C169287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史演义 / 蔡东藩著 ; 澎湃编. —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4. 1

(新编白话中国通俗历史演义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4211 - 7

I. ①清… II. ①蔡… ②澎… III. ①章回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IV. ①I246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91918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wenshipress.com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33. 75 字数: 79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7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溯往事慨谈身世 述前朝细叙源流 (1)
- 第 二 回 丧二祖誓师复仇 合九部因骄致败 (4)
- 第 三 回 祭天坛雄主告七恨 战辽阳庸帅覆全军 (8)
- 第 四 回 熊廷弼守辽树绩 王化贞弃塞入关 (12)
- 第 五 回 猛参政用炮击敌 慈喇嘛偕使传书 (17)
- 第 六 回 下朝鲜贝勒旋师 守宁远抚军奏捷 (21)
- 第 七 回 为敌作侏满主人边 因间信谗明帝中计 (26)
- 第 八 回 明守将献城卖友 清太宗获玺称尊 (31)
- 第 九 回 朝鲜主称臣乞降 卢督师忠君殉节 (36)
- 第 十 回 失輜重全军败溃 迷美色大帅投诚 (41)
- 第十一回 清太宗宾天传幼主 多尔袞奉命略中原 (47)
- 第十二回 失爱姬乞援外族 追流贼忍死双亲 (51)
- 第十三回 闯王西走合浦还珠 清帝东来神京定鼎 (57)
- 第十四回 抗清廷丹忱报国 屠扬州碧血流芳 (62)
- 第十五回 弃南都昏主被囚 捍孤城遗臣死义 (67)
- 第十六回 南下麇兵明藩覆国 西征奏凯清将蒙诬 (72)
- 第十七回 立宗友粤西存残局 殉偏疆岩下表双忠 (77)
- 第十八回 创新仪太后联婚 报宿怨中宫易位 (83)
- 第十九回 李定国竭忠扈驾 郑成功仗义兴师 (88)
- 第二十回 日暮途穷寄身异域 水流花谢撒手尘寰 (94)
- 第二十一回 弑故主悍师微功 除大憨冲人定计 (99)
- 第二十二回 蓄逆谋滇中生变 撤藩镇朝右用兵 (104)
- 第二十三回 驰伪檄四方响应 失勇将三桂回军 (109)
- 第二十四回 两亲王因败为功 诸藩镇束手听命 (114)
- 第二十五回 僭帝号遭疾伏冥诛 集军威破城歼叛孽 (120)

目 录

- 第二十六回 台湾岛战败降清室 尼布楚订约屈俄臣 (126)
- 第二十七回 三部内讧祸起萧墙 数次亲征荡平朔漠 (131)
- 第二十八回 争储位冢嗣被黜 罹文网名士沉冤 (136)
- 第二十九回 闻寇警发兵平藏卫 苦苛政倡乱据台湾 (141)
- 第三十回 畅春园圣祖宾天 乾清宫世宗立嗣 (146)
- 第三十一回 平青海驱除叛酋 颁朱谕惨戮同胞 (151)
- 第三十二回 兔死狗烹功臣骈戮 鸿罹鱼网族姓株连 (156)
- 第三十三回 畏虎将准部乞修和 望龙髯苗疆留遗恨 (161)
- 第三十四回 分八路进平苗穴 祝千秋暗促年龄 (166)
- 第三十五回 征金川两帅受严刑 降蛮酋二公膺懋赏 (171)
- 第三十六回 御驾南巡名园驻蹕 王师西讨叛酋遭擒 (176)
- 第三十七回 灭准部余孽就歼 荡回疆贞妃殉节 (182)
- 第三十八回 游江南中宫截发 征缅甸大将丧躯 (188)
- 第三十九回 傅经略暂平南服 阿将军再定金川 (194)
- 第四十回 平海岛一将含冤 定外藩两邦慑服 (199)
- 第四十一回 太和殿受禅承帝统 白莲教倡乱酿兵灾 (205)
- 第四十二回 误军机屡易统帅 平妖妇独著芳名 (210)
- 第四十三回 抚贼寨首领遭擒 整朝纲权相伏法 (215)
- 第四十四回 布德扬威连番下诏 擒渠猷馘逐载报功 (220)
- 第四十五回 抚叛兵良将蒙冤 剿海寇统帅奏捷 (226)
- 第四十六回 两军门复仇慰英魂 八卦教煽乱闹皇城 (231)
- 第四十七回 闻警回銮下诏罪己 护丧嗣统边报惊心 (236)
- 第四十八回 愚庆祥败死回疆 智杨芳诱擒首逆 (241)
- 第四十九回 征浩罕王师再出 剿叛瑶钦使报功 (246)
- 第五十回 饮鸩毒姑妇成疑案 焚鸦片中外起兵端 (252)

目 录

- 第五十一回 林制军慷慨誓师 琦中堂昏庸误国 (256)
- 第五十二回 关提督粤中殉难 奕将军城下乞盟 (261)
- 第五十三回 效尸谏宰相轻生 失重镇将帅殉节 (267)
- 第五十四回 奕统帅因间致败 陈军门中炮归仁 (273)
- 第五十五回 江宁城万姓被兵 静海寺三帅定约 (278)
- 第五十六回 怡制军巧结台湾狱 徐总督力捍广州城 (284)
- 第五十七回 清文宗嗣统除奸 洪秀全纠众发难 (289)
- 第五十八回 钦使逃亡太平建国 悍徒狡脱都统丧躯 (295)
- 第五十九回 骆中丞固守长沙城 钱东平献取江南策 (301)
- 第六十回 陷江南洪氏定制 攻河北林酋挫威 (306)
- 第六十一回 创水师衡阳发轫 发援卒岳州麇兵 (311)
- 第六十二回 湘军屡捷水陆扬威 畿辅复安林李授首 (316)
- 第六十三回 那拉氏初次承恩 圆明园四春争宠 (321)
- 第六十四回 罗先生临阵伤躯 沈夫人佐夫抗敌 (326)
- 第六十五回 瓜镇丧师向营失陷 韦杨毙命洪酋中衰 (332)
- 第六十六回 智统领出奇制胜 愚制军轻敌遭擒 (338)
- 第六十七回 四国耀威津门胁约 两江喋血战地埋魂 (344)
- 第六十八回 战皖北诸将立功 退丹阳大营又溃 (351)
- 第六十九回 开外衅失律丧师 缔和约偿款割地 (356)
- 第七十回 闻国丧长悲国土 护慈驾转忤慈颜 (362)
- 第七十一回 罪辅臣连番下诏 剿剧寇数路进兵 (368)
- 第七十二回 曾国荃力却援军 李鸿章借用洋将 (374)
- 第七十三回 战浙东包围练死艺 克江宁洪天王覆宗 (380)
- 第七十四回 僧亲王中计丧躯 曾大帅设谋制敌 (386)
- 第七十五回 溃河防捻徒分窜 毙敌首降将升官 (391)

目 录

- 第七十六回 山东圈剿悍酋成擒 河北解严渠魁自尽 (396)
- 第七十七回 戮权阉丁抚守法 办教案曾侯遭讯 (401)
- 第七十八回 大婚礼成坤闱正位 撤帘议决乾德当阳 (407)
- 第七十九回 因欢成病忽报弥留 以弟继兄旁延统绪 (412)
- 第八十回 吴侍御尸谏效忠 曾星使功成改约 (418)
- 第八十一回 朝日生嫌酿成交涉 中法开衅大起战争 (424)
- 第八十二回 弃越疆中法修和 平韩乱清日协约 (431)
- 第八十三回 移款筑园撤帘就养 固龄介寿间战惊心 (436)
- 第八十四回 叶志超败走辽宁 丁汝昌丧师黄海 (441)
- 第八十五回 失律求和马关订约 市恩索谢虎视争雄 (447)
- 第八十六回 争党见新旧暗哄 行新政母子生嫌 (451)
- 第八十七回 慈禧后三次临朝 维新党六人毕命 (457)
- 第八十八回 立储君震惊匕鬯 信邪术扰乱京津 (462)
- 第八十九回 袒匪殃民联军入境 见危授命志士成仁 (468)
- 第九十回 传谏草抗节留名 避联军蒙尘出走 (474)
- 第九十一回 悔罪乞和两宫返蹕 撤戍违约二国麇兵 (480)
- 第九十二回 居大内闻耗哭遗臣 处局外严旨守中立 (485)
- 第九十三回 争密约侍郎就道 返欽使宪政萌芽 (489)
- 第九十四回 倚翠偎红二难竞爽 剖心刎颈两地招魂 (494)
- 第九十五回 遭奇变醇王摄政 继友志队长亡躯 (499)
- 第九十六回 二显官被遣回籍 众党员流血埋冤 (505)
- 第九十七回 争铁路蜀士遭囚 兴义师鄂军驰檄 (511)
- 第九十八回 革命军云兴应义举 摄政王庙誓布信条 (516)
- 第九十九回 易总理重组内阁 夺汉阳复失南京 (521)
- 第一〇〇回 举总统孙文就职 逊帝位清祚告终 (526)

第一回

溯往事慨谈身世
述前朝细叙源流

“帝德乾坤大，皇恩雨露深。”这是前清时的百姓每年写在红纸上当作春联的，我从小到大，已经记得非常熟了。我出生的时候正是清朝光绪初年，当时清朝虽渐渐衰落，但全国二十多个行省还都服从清皇室，不敢抗命。读书人在家里读书，农人在田野耕种，工匠在铺子里做活儿，商贩在市场上做买卖，各自安生乐业，一片祥和，真是帝德汪洋，皇恩浩荡。到我五六岁时，曾听父亲和哥哥说：“我们的国号是清，我们便是清朝的百姓。”因此我的脑海中早早印上了清朝的概念。后来父兄让我入私塾读赵钱孙李，学天地元黄，渐渐把“清朝”两字也都认识了。到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统统读过，认识的字差不多有三五千了，私塾的老师说：“有一些字必须要知道避讳！”我全然不懂，便问老师什么样的字应当避讳？老师写出“玄”字、“晔”字、“胤”字、“弘”字、“颢”字、“诤”字，指示我说：“这些字都应不写末笔。”又接着写下“歷”字、“寧”字、“淳”字，随即在这三个字旁分别填写一“曆”字、“甯”字、“淳”字指给我说：“‘歷’字应该用‘曆’字代替，‘寧’字应该用‘甯’字代替，‘淳’字应该用‘淳’字代替。”我仍莫名其妙，直到老师详细解释了，才知道玄晔是清代康熙帝的名字，弘歷是清代乾隆帝的名字，颢是清代嘉庆帝的名字，寧、诤、淳是清代道光、咸丰、同治帝的名字，百姓不能乱写，所以要避讳。

后来参加科举考试，更觉戒令森严，连替代的字都不敢写，以为大清统一中原，威震天下，千秋万代绵延不绝，可以与天同寿了。谁知世运无常，兴衰不定，内地还算安静，海外的动荡却一天比一天厉害，像中国的属国安南、缅甸被英法两国夺去，这且不必说。忽然日本国发兵侵犯我国边界，清朝遣兵派将抵御，连战连败，没办法只好俯首求和，拿出二百四十兆两银子赔款，又将东南的台湾省、澎湖群岛双手奉送，日本才肯罢休。过了两三年，奉天省内的旅顺、大连湾被俄国租占了去，山东省内的胶州湾被德国租占了去，胶州湾东北的威海卫被英国租占了去，广东省的广州湾被法国租占了去，而且内地的矿山、铁路也被各国占去不少。

此时清朝的威风全都没了，外患未完，内忧又起，东边的革命党、西边的革命军，闹了十多年，让清朝廷防不胜防。后来武昌起事，各省纷纷响应，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室推翻了，二十二省的江山收回到了汉人手中。从此以后，人人说清朝政治不开明，百般辱骂，甚至说满人是犬羊贱种，豺虎心肠，又把那无中生有的事情附会上去，好像清朝的皇帝没有一个不是昏庸淫乱的暴君，清朝的臣子没有一个不是卑鄙龌龊的小人。这也未免言过其实了。我想中国的人心实在是靠不住，清朝存在的时候，个个吹牛拍马，说他帝德多么大，皇恩多么深。到了清室被推翻后，又个个把他批得一钱不值，这又何苦？我没事儿时，曾将清朝的历史事件略作考证，有坏处，也有好处；有淫乱暴虐处，也有仁义厚德处。

若像某些人说的那么糟，连两三年的帝位都保不牢，又怎能支持到二百六十多年？只不过是到了末代，主弱臣庸，朝政混乱，以致全局瓦解。现在“清朝”二字已成过去的历史，中国的河山依然如故，要想改变混乱的局面使天下太平，必须把清朝的兴亡细细考察，选择好的学习，挑出那些不好的地方改掉，古人说的“殷鉴不远”便是这个意思。

闲话少讲，且说清朝开创基础的地方是古山海关外沈阳东边，刚开始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，人们群居在一起，用土垒做城，地名叫鄂多哩，人是通古斯族。他们的远祖相传在唐虞以前便已居住在那儿，称为肃慎国，帝舜二十五年，肃慎国进贡弓箭的事，古史册上有记载。后来人口渐多，分出许多支派，大约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个首领，都长得骨骼魁梧，体力强壮，并且熟习骑马射箭，百步穿杨。赵宋时代，金太祖阿骨打是他们族内第一个出色的人物，开疆拓土，直到黄河两岸，宋朝被他搅扰得了不得。后来蒙古兴起，金国渐渐衰落，蒙古与南宋联合起兵将它吞并，那些没有死亡的族人逃奔到东北，住在离海近的地方。过了二百多年，又出现了一个大人物，这个人物据说是天女所生，真是奇事！我不敢凭空捏造，是从史书中翻阅得知的：天女生在东北海滨长白山下，有姊妹三人，老大名叫恩古伦，老二名叫正古伦，老三名叫佛库伦，三人是同胞所生，相亲相爱。只是塞外的风俗与内地不同，男子们往来游牧，迁徙无常，女子也性情活泼，最爱游玩。一天，姐妹三人在田野中散步，到了长白山东边，有一座布库里山，山洞沟壑清幽，别有一种可人的景致。那时正是春风轻荡，春日迷离，黄鸟双飞，绿枝连理。三人非常高兴，便从山下步行着走了一里多，只见一潭清水，澄明碧透如镜，两岸芳草茸茸，绿地成茵，她们便在那儿坐了下来。佛库伦天真烂漫，游兴正浓，就约两个姐姐脱去衣服洗浴。还未洗完，忽然听到一阵动人的鸟鸣声，三人抬头向上看，见树上大约有两三只灵鹊，就像姊妹花一样。其中有一只鹊吐下一个东西，不偏不倚正落在佛库伦的衣服上，佛库伦眼明手快，赶忙拾起来一看，是一个可口的食物，她也不加分辨，便放入口中。两个姐姐问她拾到了什么时，她已将那东西整个咽下了，于是含混地回答道：“是一颗红色的果子。”两个姐姐也不再细问。三人上了岸，穿好衣服，一起慢步往回走。谁知佛库伦吃了那东西，肚子竟膨胀起来，她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。到十个月后，竟生下一个小男孩，不但外貌魁奇，而且说起话来很清楚，佛库伦不忍抛弃他，于是就在家中抚养他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襁褓中的婴儿竟长成了一个童子，只是佛库伦没有丈夫便怀孕未免惹人议论，幸而穷乡僻壤人迹稀少，才得以将他抚养成人。佛库伦给儿子取名为布库里雍顺，这是因为她在布库里山下吃了红果子而怀孕，特地将“布库里”三个字作为儿子的名字来纪念。布库里雍顺长到十多岁时，悟性非凡，想自己有母无父，不知该属哪个部族，于是问母亲佛库伦。佛库伦便以爱新觉罗四字给他作姓，爱新觉罗是长白山下居民的土音。后来布库里雍顺的后裔建立了一个满洲国，于是称那些土音为满洲语，如果用汉文解说，“爱新”与“金”字同义，觉罗即姓氏的意思，布库里雍顺的族系由此可以明白地了解了。佛库伦是否是天女，我也不必细说了。

且说布库里雍顺渐渐长大了，也学些骑马射箭的技艺，有空时便在河边折柳条编筏子。他折柳条编筏子是什么用意？他是心怀大志，暗想这样无所事事地住

在草莽之中，终究不会有出息，如果能将柳条编成一个筏子，便可以驾着它出游。果然是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柳条越编越多，筏子越来越大，竟然成了一叶扁舟，布库里雍顺喜不自禁，就坐在筏子上，顺着河水漂流而去。英雄冒险，胆大敢为，冥冥中就像有风伯河神在前面引导，竟把布库里雍顺送到了一个人安的地方。

原来长白山东南有一个大原野，名叫鄂谟辉，原野中有一个村落，约有数十百家，这数十百家里，只有三个姓氏，习性强悍，专门喜欢械斗，因此自相残杀，连年不休。一天，有个女子打水，看见一个柳筏子，顺流漂了过来，上面有个青年男子端坐着，她非常惊异，急忙跑回去告诉父亲和哥哥。父兄便来到河边眺望，果然岸旁有一个少年，头脸英俊，仪表魁伟，不觉失声叫道：“真是天生神人！”随即引导他上了岸，问他从哪里来，布库里雍顺从容对答，说自己是天女所生，从长白山下来到这儿。很快全村轰动了，无论男女老幼一齐出来观看，见了布库里雍顺都说他是个真正难得的好郎君。于是纷纷邀请布库里到自己家，东牵西扯，以至大家争论起来，还是布库里雍顺从旁劝解，说：“我初到此地，承蒙大家厚爱，自当挨户拜望。”他又指着打水那个女子及她父亲、哥哥说：“我和她是最先相见的，理应先到他家问候问候。”众人见他举止谦恭，谈吐风雅，便个个感叹信服，没有不同意的。布库里雍顺就随提水女子的父兄到了他们家，那家格外优待他，摆上酒菜等吃的东西。喝到一半，座上的老人更详细地问了他的姓氏部族，布库里雍顺一一回答。老人又问他有没有成婚，布库里雍顺回答说没有，老人便起身进入里屋，一会儿带出一位少女。等她走近一看，虽是乡村女孩儿，倒也体态优雅，仔细端详，正是那位提水女子。老人嘱咐女子答话行礼，布库里雍顺也离座答礼，行完礼，女子转身回去了。老人便对布库里雍顺说：“我女儿伯哩快十五岁了，如果您不嫌弃，希望能与我们结亲。”布库里雍顺不得不推谢一番，老人执意不接受他的拒绝，布库里雍顺这才与老人行了翁婿之礼。老人打算选个日子成亲，从此布库里雍顺就住在他家，有空儿时到村里各家拜候，村里人见他彬彬有礼，无不欢迎。

到了好日子，一对小夫妻结成了眷属，大家都到老人家贺喜，一时间高朋满座，宾客盈门，其中有一个头发花白、面色红润的老丈对主人说：“好一个小郎君，被你家夺去做了女婿。”又向众人说：“这是圣人出世，到了我们村，也算是全村的幸福。我们村连年械斗，弄得家家不得安宁，人人担忧，现在不如推举这个小郎君为村主，一切听他指挥，倒可以化解怨恨、平息争斗，使大家安居乐业，你们认为怎么样？”众人听完这一席话，个个鼓掌赞成，欢声如雷。也不管布库里雍顺答应不答应，竟一齐请他上坐，尊他为部长，称他为贝勒。布库里雍顺得到这个上天赐予的奇缘，便运用智谋，指导村里的百姓建设堡垒，建造鄂多哩城，形成了一个爱新觉罗部，他便是满洲开基的始祖。正是：

峨峨长白映无垠，朱果祥征佛库伦。

集庆星源三百载，觉罗禅亦衍云孙。

第二回

丧二祖誓师复仇
合九部因骄致败

却说布库里雍顺所建的鄂多哩城，在现在的辽宁省勒福善河西岸，宁古塔西南方向三百多里，此地背山面水，地势相当好，但毕竟是小部落，没有什么名声。当时明朝统治着中原，定都在燕京，只在山海关附近设防，把塞外的荒地看作不开化的区域，就是把鄂多哩城再扩大几倍，也无须去理会，何况这一个小小的土堡呢？谁知深山大泽却是藏龙卧虎的地方，自布库里雍顺开创基业以后，子子孙孙相传不断，其间虽偶有兴衰，到了明朝中叶，生出一个孟特穆，智慧谋略过人，将祖先的基业拓展得更加恢弘，渐渐向西迁移到了赫图阿拉住下，赫图阿拉在长白山脉北面，就是后来改名为兴京的地方。

孟特穆的第四世孙子名叫福满，福满有六个儿子，第四个儿子觉昌安继承了先辈的事业，住在赫图阿拉城，另外的五个儿子也各自建筑城堡，环绕保卫在赫图阿拉城周围，统称为宁古塔贝勒。觉昌安率领各贝勒，攻破邻近的部落，开拓的地区越来越广。他生了四个儿子，第四个儿子叫塔克世，娶了喜塔喇氏做媳妇。这喜塔喇氏虽不是天女，却偏又生出一个智勇双全、出类拔萃的儿子，这个人就是大清帝国的第一代皇帝，清朝的子孙称他为太祖，努尔哈赤便是他的英名。他出世时，祖父、父亲都在。他有一个堂姐，是觉昌安的孙女，嫁给古埒城阿太章京已有好多年。不料明朝派总兵李成梁驻守辽西，对觉昌安很不放心，便诱招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合兵围攻古埒城。这古埒城地方狭小，哪里抵挡得了大军，连忙派人到觉罗部求救。觉昌安得到报告，恐怕孙女受害，于是与塔克斯带领全部士卒，飞奔古埒城前去救援，与敌兵交战后，不分胜负。阿太章京见救兵已到，开城将他们迎了进去，城中有了这支生力军，人心才稍稍安定了些。

觉昌安不分昼夜地上城巡视，指挥手下人极力防御。忽见城下有一个人骑马过来，大叫开门，觉昌安从上俯视，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图伦城主尼堪外兰。原来尼堪外兰过去是觉昌安的部下，因此认识。觉昌安问他来意，回答说是听说主人到了这儿，特地前来拜见。觉昌安见没有跟着的兵士，便开门让他进来了。尼堪外兰进城后，来到觉昌安面前就抱膝请安。觉昌安令他起身落座，问他与明朝联合攻城的缘故，尼堪外兰请了罪，并说：“以前不知道古埒城主与主人您有亲戚关系，所以才敢冒犯，现在听说主人您远道前来救援，才知有婚姻关系。现我已向明朝的李总兵陈说了主人的威德及为人，我们是不应该与您为敌的，李总兵已愿退兵，若您再令古埒城主每年向明朝廷献上一些地方出产的物品，李总兵就会向朝廷上表，要求给您封授爵位，管辖统领建州。”觉昌安说：“你的话确实是真的吗？”尼堪外兰急忙发誓说：“如果有假话，愿意死在乱刀之下。”觉昌安非常高兴，令阿太章京设宴款待他，酒席间两人继续叙谈。尼堪外兰极力奉承，越发说得天花乱坠了，什么龙虎将军印啦，什么建州卫都督的诏书啦，不由觉昌安不信。饮完酒他告辞走了。第二天城下的各支军队果然全都退去。阿太章京见敌

军全退了，便向觉昌安父子拜谢救援之恩，一面备办盛大的筵席款待觉昌安父子，一面杀羊宰猪犒劳军士。大家喝得酩酊大醉，到晚上都各自蒙头酣睡，谁知突然间炮声震响，喊杀声连天，众人从睡梦中惊醒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军兵从天而降。身上还未来得及穿衣服，头却已被斩下；手还没来得及及拿兵器，胳膊却已被砍断。整整乱了一夜，城中的军民多半丢了性命，觉昌安父子及阿太章京夫妇也稀里糊涂地一块儿归了阴曹地府。古人说得好：“福兮祸倚，乐极生悲。”只因觉昌安误信了奸人的话，中了尼堪外兰的诡计。

这时努尔哈赤才二十五岁，因为祖父、父亲去救援古埒城，所以常派人去打听消息。开始接到明军撤退的消息还很安心，继而听到噩耗，祖父与父亲已经被害，他不觉大叫一声晕倒在地。等被众人救醒后，不禁放声大哭，连他的伯叔兄弟也都很悲伤。努尔哈赤当即下令检查武器库，将祖父、父亲留下的十五副铠甲一一拿了出来分给伯叔兄弟，发誓要复仇，请求他们助一臂之力。那些伯叔兄弟自然非常愤慨，分别穿上铠甲，一起出了城，向东而去。

且说尼堪外兰用诡计偷袭并攻破了古埒城，抢了些金银财宝，搬回图伦，整日流连于酒色，纵情取乐。忽然有人来报努尔哈赤的兵到了，他顿时仓皇失措，勉强召集起部下，出城迎敌。努尔哈赤不等图伦兵摆开阵势就纵马直冲了出来，率先闯入敌阵，手下人乘势跟上，逢人便杀，见头就砍，仿佛生龙活虎一般，图伦兵从未见过这样厉害的对手，霎时间纷纷退走。尼堪外兰见事不妙，忙拨转马头落荒逃走。努尔哈赤没追上他，只好收兵进了图伦城，下令说投降的人可免一死，城内外的军兵百姓听到这个号令都俯首投降。努尔哈赤的人马休息了一天，又发兵追捕尼堪外兰，仍没有下落。不久探知尼堪外兰已逃入明朝边境，努尔哈赤便回到赫图阿拉城，写信给明朝边境的官吏，信中大意是说请求归还祖父、父亲的尸骨以办丧事，并要求捉拿交还尼堪外兰。明朝边境的官吏将这封信送交了朝廷，这时正是明万历年间，忠厚老成的人没有势力，全是奸人掌权，文武官员多半是酒囊饭袋，见了这信就纷纷议论起来，有的说这是万万不能答应的，有的说可以答应他一半条件。后来执掌朝纲的要官说，李成梁无故发兵的确不对，只是把尼堪外兰送过去会有损国威，不如让他们办丧事，封给他们爵位，收买人心为好。神宗皇帝同意了 this 奏议，令钦差拿着诏书，带着三十匹马，一封授封建州卫都督的信，一颗龙虎将军印，并送还觉昌安父子的棺木。

钦差到了赫图阿拉城，努尔哈赤按礼节将他迎进城，面向北接受了封赏，只因尼堪外兰没有被捉拿交还，仍请求钦差回去上奏。钦差走后过了好几个月，毫无音信，努尔哈赤复仇心切，整日招兵买马，大修作战的用具，分黄红蓝白四旗编成队伍，队形阵势随着旌旗颜色的改变而变化。一天努尔哈赤升帐发号施令，列队出发直奔明朝边境。众头目说：“这次进攻明朝必须经过某部落，得先向他们借路才行。”努尔哈赤说：“不必！有我在前面开路，你们紧跟着就是了。”大家无话可说，跟着努尔哈赤出了城。车赶得急，马跑得快，风驰电掣一般，所经过的各个部落毫无防备，听凭他行进，稍强横些的部民想阻拦马头，不是被刀杀死，就是被箭射死。走了几天，距明边境只有三十里了，努尔哈赤命手下停住，扎好营，命令队长齐萨率领数十个壮士前往明边境叫关，索要尼堪外兰。这时，李成梁总兵已因他无端挑衅受到明朝廷的责罚，被罢官回家了，调来一个新总兵，懦弱无能，听说觉罗部落派将叫关，惊慌得不得了，不得已，才派一名属官带着

一百名军士出城和齐萨相商。齐萨所说的无非是索要尼堪外兰，否则刀兵相见。属官无言答对，只得唯唯诺诺地回去了。也是尼堪外兰恶贯满盈，命里注定得死，他正在城中探听消息，瞻前顾后地走着，无巧不成书，偏偏与那属官碰上了，属官便把他骗入官署，禀明了总兵，一声呼喝，将尼堪外兰反绑起来，推入囚车，派两个人像扛猪似的把他扛了出去，弄到郊外送交给清营。当下几名留着辫子的兵役从囚车内一把将他抓出，拖入帐中。尼堪外兰早已魂飞天外，只听惊堂木一响，接着是“你这骗人的贼，也有今天”两句话，尼堪外兰正想抬眼张望，怎奈乱刀纷纷砍下，血光四溅，霎时间一道魂灵归入地府，应了从前他那誓言。

从此努尔哈赤与明朝和好，每年上贡地方特产，明朝廷每年也给他八百两银子，十五匹蟒缎，并允许双方的百姓在塞外做交易。

觉罗部渐渐富强起来，名义上是明朝的藩属，实际上是明朝的敌国，远远近近的部落被他并吞了不少。此时雄心勃勃的努尔哈赤乘着这如日东升的气象，想统一满洲，奠定国家的基础，于是命令工匠大兴土木，建筑一所殿堂，作为祭神的场所。工匠们正忙着，忽然挖出一块大碑，上面有六个大字，便忙报知努尔哈赤。努尔哈赤不见这碑还好，见了碑文不禁暗自惊诧，却假装镇定，仔细查看了一番，突然向工匠说：“这妖话不值得相信，快给我将这碑打断。”这碑文是怎么写的呢？原来是“灭建州者叶赫”六个字。那碑当即被工匠打断，努尔哈赤回到帐中，心里却闷闷不乐。第二天来了一个外国使臣，说是奉叶赫贝勒的命令，来这儿送信。努尔哈赤想：“这么大点儿一个叶赫部，竟然要与我作对吗？”犹豫了一会儿才叫来使进入大帐。来使呈递上书信，努尔哈赤打开一看，却是叶赫国大贝勒纳林布禄认为自己的国土太小，来信索要土地。

努尔哈赤看过，不由得怒气上冲，将来信扯得粉碎，掷还给来使说：“我们国家一寸土值一寸金，就是你的主子用头来换，我也不答应。”说完，命左右随将来使赶出。来使抱头鼠窜而去。努尔哈赤随即于第二天出城检阅兵士，详细申明军纪，要求严格执行军令，并命军士日夜操练，专等叶赫部的兵来，与他厮杀。

且说叶赫国在满洲的北面，同哈达、辉发、乌拉三个部落互相联络，号称扈伦四部，明朝称他们为海西卫。又因哈达在南而叫作南关，叶赫在北面叫作北关。叶赫部最强大，又与明朝互通信息，明朝也略给他些金银布匹，令他防御塞外各部。叶赫部的主子纳林布禄听说努尔哈赤统一了满洲，料定他必有远大志向，应当趁他势力还没足够大时，吞灭了他，才不会有后患。只是没有借口发兵，于是想出了这个办法，以此为由作为发兵的话柄。那使臣回国后，将努尔哈赤的话一一传达给了主子，纳林布禄勃然大怒：“竟敢说这样的大话，我明天就去灭了他。”使臣说：“主子不要小看了满洲，他部下有很多勇士，不容易战胜呢！”纳林布禄说：“你不要长他人的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！看你爷我很快就踏平满洲。”第二天便派人四路送信，纠集远近的各个部族，要合攻满洲，事成后平分满洲土地。过了几天，哈达、辉发、乌拉三个部族各有三千兵马来到叶赫。又过了几天，长白山下的珠舍哩、讷殷两个部族也有回信，说已各发两千兵马在中途等候。又过了几天，蒙古的科尔沁、锡伯、卦勒察三部，有的发兵一千，有的发兵一千五百，也到了叶赫部境内。这时纳林布禄非常欢喜，忙把手下的兵马一齐发出，除去老弱人马，总共有一万多人，会合各部的联军，祭了大旗出发。途中又会合了

长白山下部落的两千兵士，总共三万多人，浩浩荡荡杀奔满洲。

努尔哈赤听到战报，当即派兵驻守札喀城，以阻住叶赫各部兵的来路。纳林布禄到了札喀城，望见城上旗帜鲜明，刀枪林立，料想对方已有准备，忙令军士退后三里扎下营寨。第二天打探消息的人来报，说满洲主努尔哈赤带领全部人马驻扎在古埭山，纳林布禄根本不在意。原来札喀城在赫图阿拉西北六十里的地方，城右边是古埭山，蜿蜒蜒蜒地将城池包围起来。兵法中说：“靠山扎寨。”所以努尔哈赤在山下扎了营。又过了一天，纳林布禄正准备迎敌，听说敌兵已到，立即出帐上马，率军开仗。只见前面过来的满洲军只有一百多骑人马，而且老少不一，带兵的头目看着也不十分勇猛。纳林布禄便在马上大笑道：“这种小妮子的样子，也想同我对阵，真是满洲的气数尽了。”他的话还未完，旁边闪出一员大将说：“人人都说满洲强盛，但看这些老弱残兵，叫我的一队兵士就能杀得他片甲不留，各部的将领尽可以休息了，主子您就更不必劳动了。”纳林布禄一看，原来是叶赫西城的统领，名叫布塞，当即非常高兴，说：“你去吧！”布塞便率队上前，呐喊一声，直扑满洲军，满洲军也不与他交战，竟都退入山谷中，布塞也不管好歹，追入山谷。忽然周围喊声大起，一队兵马从谷里拥出，截住布塞，厮杀起来。斗得正凶之时，科尔沁部落的统领明安也率领军队追来了，他怕布塞得了头功，所以才急急地赶来，满军见布塞有了援军又纷纷退去。布塞仍催马前进，明安率兵紧跟，转过了一个坡，又过了一个坡，越走地势越险，路也越窄。忽然岔道上喊声又起，杀出一队军马，将布塞、明安的兵士截作两段，前面的满军也转回身来，夹攻布塞。布塞的军马顿时大乱。忽然一员大将拿着刀冲了过来，直到布塞马前，布塞措手不及，被他一刀劈于马下。布塞手下的军士无处逃生，都做了刀下之鬼。明安知道前面的军马被截，急忙撤退，不料满洲军已满山遍野地掩杀过来，明安只得纵马逃走，顾不得山路的上下，拼命地奔逃。突然“扑通”一声，马陷进泥淖中，明安急忙下马，轻轻地爬上山壁，此时已是浑身拖泥带水，他便丢下马匹鞍子，连爬带走地逃了去。

那时纳林布禄听了布塞的话，满指望定有捷报，忽然听到帐外喊声震地，急忙上马出去看，正碰着一支勇猛的军队，为首的一员大将眉宇中隐隐露着杀气，目光透着威风，手中拿着一把大刀，旋风般地杀了过来。可知这人是谁？他就是满洲主努尔哈赤。纳林布禄连忙拔刀迎战，斗了三五个回合便已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，正在紧急仓皇之时，旁边布占泰冲了出来，正是乌拉部贝勒的兄弟，见纳林布禄刀法散乱，忙向前帮他抵挡住。纳林布禄刚一歇手，猛听得一声大喝，布占泰已被努尔哈赤活捉了过去。纳林布禄吓得魂不附体，忙转身向大寨后面逃去，各部的兵士见主寨已被击破，哪还有心思再战，一时间人人丧魄、个个逃生。正是：

一声鼙鼓喧天日，八面威风扫地时。

第三回

祭天坛雄主告七恨
战辽阳庸帅覆全军

却说纳林布禄从寨后逃了，一口气奔出去好几十里，看不见满洲军了才让马停住。好一会儿才平定喘息，各部兵将也逐渐聚集来一些，大略检点了一下，少了三分之一，自己的部下也丧失了一半。纳林布禄正在垂头丧气时，忽然看见一个人踉踉跄跄地奔了过来，正是科尔沁部的统领明安，连礼还未来得及行，便大哭起来：“全军覆没呀！听说您手下的统领布塞也战死了。”纳林布禄也忍不住掉下泪来，说：“可惜！可恨！想不到努尔哈赤有这么厉害。”立刻去与各部统领商量和战之事，大家对刚刚受到的重创心有余悸，都赞成和议。纳林布禄无计可施，只得派使臣前去求和，商议和亲。打算把叶赫的侄女嫁给努尔哈赤的长子代善，西城统领布塞留下的孤女就献给努尔哈赤做妃子，这才算暂时罢了兵。

努尔哈赤得胜班师而归，却还对长白山下的两个部落勾结叶赫怀恨在心，便趁势吞并灭亡了他们。先前捉到的布占泰因为他已归降，就将一个本族女孩赏给他，放他回国去了。后来布占泰又被叶赫蛊惑，服从了叶赫指挥，叶赫又故意出兵进攻哈达，暗中命令哈达向满洲借兵，派人半路里设下埋伏，企图歼灭满军。谁知努尔哈赤已看破了其中的机关阴谋，暗中率领手下的士兵绕道到哈达城，混进城中，活捉了哈达部的主子孟格布禄。叶赫听说这个计谋没有成功，就派使者到明朝廷，要求他们归还哈达部的头领，努尔哈赤因为有明朝使臣的请求，便将孟格布禄的儿子武尔古岱放了回去，武尔古岱从此归顺了满洲。努尔哈赤又收服了辉发部，并乘势征讨布占泰，攻入乌拉城。布占泰逃到叶赫，努尔哈赤将本族的那个女孩接了回来，派人向叶赫索要布占泰。叶赫不答应，反倒把曾许给满洲人的侄女另外嫁给了蒙古人。努尔哈赤到这个时候还能忍耐吗？只是努尔哈赤想攻打的叶赫偏有这明朝多次出来帮助庇护，努尔哈赤就背着明朝，自己做了满洲皇帝，建造宫殿，建立年号，叫作天命元年，这正是明朝万历十四年的事情。从此以后，努尔哈赤就是清太祖皇帝了，我说书说到这儿，也只得称他作满洲太祖，把“努尔哈赤”四个字暂时搁到一边。

太祖有十多个儿子，第八个儿子皇太极最聪明，太祖便立他为太子。还有两个儿子也非常勇猛，一个名叫多尔衮，一个名叫多铎，后来能入关平定天下全靠这两个人相助，这暂且不说。单说满洲太祖从建立国家改了纪元年号后，便招兵买马，添置器械，天天训练。除黄红蓝白四旗外，又加了镶黄、镶红、镶白、镶蓝四旗，一共是八旗，分作左右两翼，准备了两年多，决定出击。他想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想灭掉叶赫不如先进攻明朝，于是在天命三年四月，选个日子举行了出征的仪式，鼓舞士气，决意要攻打明朝。努尔哈赤命令太子皇太极留在国内掌管政事，自己率领两万生力军到天坛祭天，由负责仪式的各位官员点上蜡烛和香，恭恭敬敬地行了三跪九叩之礼。祝文朗诵完毕，便开始祭奠，外面号角声也吹了起来，催促大军出发。太祖离开天坛，骑着骏马，将御鞭一挥，大队人马

齐行，一队队地向西进发。

走了几天，前面的队伍报告说，距离明朝边境的抚顺城只有二三十里了。太祖扎住营帐，正打算派将攻城，忽然有一个书生前来求见，自称是明朝的秀才。太祖叫他进来，见他外貌奇异常体魁伟，已有三分喜欢，等到与他谈论起来，每句话都说到人心坎上，不由你不抚掌赞叹，于是赐那书生在旁边坐下，问到他的姓氏住处。秀才说：“我姓范叫文程，字宪丰，是沈阳人。”太祖说：“我听说中原在宋朝时有个范文正公，名叫仲淹，是不是秀才你的远祖？”文程回答说：“是。”太祖说：“我已到了这儿，距离抚顺城不远了，守抚顺城的将领姓什么叫什么？”文程说：“姓李，名叫永芳。”太祖又问李永芳的本领怎么样？文程说：“没什么本领。”太祖说：“那么可以一鼓作气攻下城池了？”文程说：“靠武力征服别人，哪里赶得上凭德行感服别人？先不必用兵，请先给他一封书信，劝他投降，他如果顺从，何必再辛苦地去拼杀讨伐呢。”太祖非常高兴地说：“这全靠先生您的笔下功夫啦。”文程领命写信，一挥而就。太祖很满意，便说：“我国正缺一个掌管文馆的主持，就辛苦你承担这个责任，帮我参谋军中之事吧。”文程叩头谢恩。第二天，太祖派将到抚顺城下，把信射了进去就领人回来了。这抚顺城的守将李永芳本来是个没用的人，听说满洲军跨过边境要攻城，早已吓得没了主意，等到见了那信，忙召集各文武官员开会，商议了一夜，竟只商量出来“唯命是从”四个字。第二天他们开城迎接满军，那为首跪在城下、恭恭敬敬捧着降书的人就是明朝守边的李永芳。太祖命令卫士接过投降书，打马进城，手下军人也一齐跟了进去。幸亏范先生讲了一句话，城中的百姓才总算没遭到杀戮，太祖给文程记了首功，还命令诸贝勒要格外尊敬他，要称他为先生而不要叫名字，从此大家都叫文程为范先生。

满洲兵休息了三天，忽然有人来报说广宁的总兵张承荫带领了三路兵马，要夺抚顺城。太祖问李永芳说：“张承荫是什么样的人？”李永芳回答说：“他是一员勇将。”太祖说：“既然是员勇将，想必他一定不肯归顺我们，不如先发制人为妙。”于是一面派兵守城，一面发兵迎敌。离城大约十里路的地方，听到报告说明军已经不远了，太祖仍命令手下人前进。这时明总兵张承荫正与左路军的副将颇廷相、右路军的副将蒲世芳率领军队前来，两队人马交手后，人人奋战，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从中午一直战到傍晚，两边士气仍很旺，都不肯退兵。忽然间天色昏暗下来，一阵大风从西北吹来，猛扑明军，明军正支持不住呢，接着又是几阵狂风，把明军的旗帜刮走了好几面。这回满洲军占了上风，将士们精神格外抖擞，如泰山压顶般冲入明军阵中，此时的明军不由得后退起来，任凭你张承荫胆力过人，也控制不了手下了。当时明军且战且退，恰巧路旁有山，他们正想找条路进山，以便防守，忽然山侧闪出一支满军，大叫道：“满洲的贝勒多铎在此，敌将何不下马投降？”原来满洲太祖见一时战不败明军，就特派多铎绕道而去，夹攻明军。张承荫腹背受敌，无心恋战，只得杀开一条血路，领兵逃走。怎奈天色已暗，辨不清南北，满军又紧追不舍，倒又惹起了张承荫的斗性，他和颇、蒲二将说：“战也是死，不战也是死，不如和他拼了，即使死了，也不失为大明的忠臣。”于是三员大将又转过身迎战敌人，拼命冲杀。满军没防备他有这么一招，前面的兵士被他杀死了许多。忽听一声鼓响，满洲军阵内万箭齐发，多如飞蝗，可怜这三员大将都死在了乱箭之下。

这战败的消息被报到明朝的京城，神宗大惊，忙召见群臣，问在京城外的将帅哪位能抵御胡人。大学士方从哲保荐了一个人才，姓杨叫杨镐。神宗批准了方从哲的奏请，立即召见杨镐，封他为兵部尚书，赐给他尚方宝剑，派去做辽东的经略。可知这杨镐是什么人物？他是河南商丘县人，曾任金都御史、驻朝鲜的经略，万历二十五年的时候，日本人进犯朝鲜，杨镐奉明朝之命前去救援，打了一场败仗却假报胜利的消息；后来他被调到辽东，却又乱杀边民，被钦差参了一本，削去了官职；现在再次升任到边境，你想，难道他的谋略能敌得过清太祖努尔哈赤么？堂堂一个大明皇帝偏偏任用了这样一个欺君罔上的臣子，让他去做统领军队的主帅，怎能不败？怎能不亡呢？

杨镐到了辽东以后，听报信的说沈阳南边的清河堡又被满军抢夺了去，守边的将领邹储贤、张旆两个人都已战死。副将陈大道和高炫逃回辽东，去拜见杨镐，杨镐却仗着自己的声威请出尚方宝剑，将两个逃将斩首示众了。他每天都给附近的将士下令，让他们赶紧去救援辽东，自己却按兵不动。大学士方从哲听说他按兵不动，经常发送红旗催他出战。杨镐没办法，只得带领军队出了边塞，好在各地已派来了许多兵马，叶赫的兵也来了二万名，朝鲜兵来了二万名。杨镐便将兵马分作四路，分头前进。中间一路分为左右两翼，左翼兵委派山海关总兵杜松统领，从浑河出抚顺关。右翼兵委派辽东总兵李如柏统领，从清河出鸭绿关。杨镐又令开原总兵马林联合了叶赫兵，从开原出三岔口，这一路叫作左翼北路军；令辽阳总兵刘挺联合了朝鲜兵，从辽阳出宽甸口，这一路叫作右翼南路军。四路军马共二十多万人，他却虚张声势，谎说有四十七万大军，满心要仗着这队大军攻入满洲。杨镐预先与四路将官约定，要在满洲国东边的二道关会合聚齐，再进攻赫图阿拉，那正是万历四十七年二月间的事儿。

在这之前的一月里，天空中曾出现过一颗长星，光芒四射，天文家称它为蚩尤星，说是主管战事的星宿，又说是不祥之兆。我没有研究过星相学，只是根据某些史书的记载，人云亦云罢了。到了二月，塞外一带地方大雪飘飘，明军在路上受了很多苦，人马大半被冻伤，只得缓慢地向前行进。唯独山海关总兵杜松想立头功，命令军士冒雪向西行进。到了浑河，河面的冰冻还没有开化，杜松催赶着士兵硬是渡河，没料到河中的冰忽然化了，淹死了许多军士。过了河，有三小队满洲军上前拦截阻击，但怎么抵挡得住杜松军队的那一股锐气？一通乱杀乱砍，满军顿时纷纷退去了。杜松恐怕山里设有埋伏，暂时停住了追击，命令军士堵住谷口，一面派人去侦察探看。探看的人回来报告说：满洲兵聚集在界藩城。杜松于是把军士分作两支，一支仍命令堵住谷口，一支由自己亲自率领，直攻界藩城。

原来杜松军队屯留的山谷叫作萨尔浒山，此山距界藩城大约有几里路。界藩城建筑在铁背山上，是满洲国的要塞，满洲太祖正命令一万五千名兵役搬运石头加固城墙。这时听说杜松的军马前来进攻，急忙派长子代善带两个旗的兵马去防守界藩城，自己率领六个旗的兵四万五千人，直攻驻扎在萨尔浒的明军大营。到了萨尔浒时正当中午，两军相遇，也不等答话便排开阵势开战。霎时间天昏地暗，咫尺间的距离也分辨不清人影了。明军点起火炬同满军奋战，谁知明军是从亮处攻击暗处，箭枝和弹子只射在柳林中，而满军是由暗处攻击亮处，箭枝、弹子都能射中明军，这明军不知不觉地就死伤无数。满洲军乘势赶杀过来，刀斩斧劈，好像削瓜切菜一样，眼见着明军已是七零八落了。